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七

宋 呂祖謙 撰

正小雅

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

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鎬豐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曰成王比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魚藻叙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邱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邱懿王都之京兆鄠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邱

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孔氏曰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前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蓼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語其時事為成王明矣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

釋文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　孔氏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

程氏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為乎與二南同也朱氏曰其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所刪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為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　孔氏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攷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

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又曰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

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鴆反食音嗣之又實幣帛筐篚音匪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孔氏曰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侑聘禮云致饔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　朱氏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序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矣　程氏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　蘇氏曰言賓者若朝廷無賓猶當於燕飲立賓漢光武能友嚴光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有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　董氏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為宵人

呦音幽呦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音黄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我周行

毛氏曰興也　程氏曰呦呦和聲也　鄭氏曰苹藾蕭孔氏曰郭璞云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烝食

董氏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燕禮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左

瑟一人拜授爵笙入立于縣中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毛氏曰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孔氏曰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書武成曰篚厥玄黄程氏曰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朱氏曰將行也毛氏曰行道也朱氏曰周行大道也董氏曰古者行與鄉同聲

程氏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苹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毛氏曰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孔氏曰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賓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喻蘇氏曰王肅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

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孔氏曰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工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歌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

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氏曰私惠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爲不歸於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朱氏曰葢所求於羣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孚而莫不一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流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音示民

不恌（他彫反）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毛氏曰蒿菣（去刃反）也（孔氏孫炎云荆楚之間謂蒿為菣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

鄭氏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孔氏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作字目視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

毛氏曰恌愉也（孔氏曰愉音臾說文訓為薄也示民不愉薄也　朱氏曰恌愉薄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敖遊也　程氏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問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

朱氏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民使不恌薄而君子所當則傚也　長樂劉氏曰燕禮有親踈之義有尊卑之別有長少之序有内外之分有賔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有嘉賔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爭而化之不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傚者不亦君子乎

范氏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賔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賔之心

毛氏曰芩草也　陸璣草木疏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　湛

樂之久也燕安也　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以樂其心也　程氏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　毛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則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茂后反勞力報反使所吏反　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

音悅矣程氏曰四牡之義閔行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悅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

四牡騑騑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鄭氏曰騑騑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騑騑翼翼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孔氏曰歷此長遠之路程氏曰倭遲回遠也盬不堅固也董氏曰說文煮海為鹽煮池為盬故安邑之出為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朱氏曰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

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　毛氏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而今官本無私恩上有箋云字　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釋文曰倭遲韓詩作倭夷　前漢地理志右扶風郁夷注詩周道郁夷

周道或以為通途或以為大路蓋疑文王遣使所之者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内故為是説抑不知使臣初發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况止小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四牡騑騑嘽嘽㗅丹反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黒鬛曰駱

山陰陸氏曰今之駱馬最耐勞苦 李氏曰夫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 遑暇啟跪也小雅注云小跽 處居也 范氏曰言其馬勞則人可知矣 李氏曰不遑啓處之意爲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音篇者鵻音隹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況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 毛氏曰鵻夫不也 孔氏曰李巡云夫不一名鵻春秋傳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鵻也郭璞云今鵓鳩也 朱氏曰或曰鵻俗字也當作隹凡鳥之短尾皆隹屬 苞栩解見鴇羽 毛氏曰將養也 程氏

曰鵻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朱氏曰令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其父則鵻之不如也

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枸檵音計也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反駸駸楚金反豈不懐歸是用作歌將

母來諗音審

毛氏曰駸駸驟貌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駸馬行疾也鄭氏曰諗告也君勞使臣述叙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孔氏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之朱氏曰非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耳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恐勞之不至乃為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燕勞而詠歌之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

鄭氏曰獨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孔氏曰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　王氏曰母恃子以養甚於父　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所吏反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朱氏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也　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　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　陳氏曰人君出

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駪征夫每懷靡及

朱氏曰興也　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　孔氏曰華草木之華也　毛氏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

多之貌征夫行人也鄭氏曰衆行夫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程氏曰征夫使人駪駪俊健之狀也朱氏曰懷思也　程氏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為興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為國光華於外爾　歐陽氏曰於原隰者其道所經也　程氏曰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朱氏曰惟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歐陽氏曰於事每思唯恐不及也　朱氏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反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駱駰皆駟之良選所以貴使臣之行也　六轡解見駟驖　鄭氏曰如濡言鮮澤也　毛氏曰忠信為周魯語曰忠信為周注云言當諮之於忠信之人　鄭氏曰爰於也　毛氏曰訪問於善為咨出左傳　程氏曰諏謀度詢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　李氏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　朱氏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

將以廣聦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國語曰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令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韋昭曰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為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

必咨於周敢不拜教陳氏曰穆叔言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彼蓋敷衍文詞經旨不在是也

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也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也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騏解見小戎　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烏毒反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駱解見四牡　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駰（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駰（詳解見駟）均調也　歐陽氏曰諏

謀度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反）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人　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

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詩之事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　董氏曰韓詩叙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氏合

朱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為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詩之叙又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

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叙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　程氏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

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　孔氏曰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　毛氏曰韡韡光明也　孔氏曰郭璞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毛傳以為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輝乎　鄭氏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　孔氏曰鄭氏以為常棣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　歐陽氏曰不韡韡者

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跗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　程氏曰常棣今所謂玉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　王氏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　范氏曰常棣華衆多而相附同枝而有上下之序故以興兄弟

程氏曰鄂不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作跗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

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毛氏曰聞常棣之言為今也　鄭氏曰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

說文鄂作萼董氏曰謝靈運亦作萼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徧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薄侯反矣兄弟求矣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

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

程氏曰此章叙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裒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

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也

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叙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

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脊井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吐丹反

毛氏曰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孔氏曰陸璣草木疏曰脊令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鄭氏曰每有雖也良善也毛氏曰況茲也蘇氏曰甚也永長也程氏

曰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丘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有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

鄭氏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友來茲對之長嘆而已朱氏曰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　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小人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踈故此詩每以告之　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況也永嘆而已　王氏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寇讎何為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為之臣莫不有父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為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讎之所當致

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離絶者矣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歟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　董氏曰集注作鶺鴒爾雅作鵬鴒左氏與爾雅同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左良反）外禦（魚呂反）其務（如字）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

毛氏曰鬩狠也（爾雅曰鬩恨也）　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也　朱氏曰烝發語聲也（毛氏曰烝塡鄭氏曰

久也古聲塡寘塵同釋文曰爾雅塡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 毛氏曰戎相也 朱氏曰戎助也 范氏曰兄弟內鬩而猶外禦不敗親也外禦則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 孔氏曰它人侮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左傳富辰云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注云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禁禦他人侵侮已者百里謂遠也 毛氏曰很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爲可恃也 朱氏曰此章正爲管蔡啟商之事而

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呂與叔解閱爲窺伺謂冠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相覷之則未安也葢此詩首章畧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叚若曰死喪不能相救急難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

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真爲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是爲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籩豆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説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

若簡質闊疏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為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 歐陽氏曰此乃責之之辭

程氏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覿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

友為賢於兄弟者　王氏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儐(賓胤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如具反)

毛氏曰儐陳也　蘇氏曰飫饜也　王氏曰兄弟無故則既具矣　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爾雅曰孺屬也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

義陳爾籩豆飲樂飫足兄弟既皆来當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反和樂且湛答南反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氏曰鼓宫宫動鼓角角應琴瑟尚宫其合也無間矣　毛氏曰翕合也　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以其和樂久而不厭朱氏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

以久其樂矣 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顧之推常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按衣則同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學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既不能救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和樂於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帑字令讀音奴 是究是圖亶 都但反 其然乎

毛氏曰帑子也 董氏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特假為帑者賈公彥於司厲引詩曰樂女妻奴奴即子蓋唐人猶作奴字 范氏曰究窮也 毛氏曰圖謀也

亶信也　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

孔氏曰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族人不和怨鬩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　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久遠常以為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

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然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

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其驕反

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劉氏曰聲相應也朱氏曰嚶嚶鳥聲之和也郭璞曰嚶嚶兩鳥鳴鄭氏曰幽谷深谷也遷徙也　毛氏曰喬高也　鄭氏曰相視也　毛氏曰矧況也　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友生程氏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　什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

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　程氏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和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叙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言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合出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殺鳥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

人可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恒久不渝可質於神明 董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而朋友故諧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 蘇氏曰鳥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能離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不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鳥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 陳氏曰詩人聞伐木於山者其聲丁丁然相應人聞鳥鳴於山間嚶嚶然和好相隨出於幽谷而遷於喬木聽其和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如乎故以取友之心誓之於神 范氏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為不欺矣

興之兼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音敘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

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洒(所懈反)埽(素報反)陳饋(其位反)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毛氏曰許許柹(孚廢反)貌　孔氏曰伐之為聲而有柹也　程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狀　以筐曰釃以藪曰湑　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　藇美貌羜未成羊也(爾雅注云今俗呼五月羔為羜)　鄭氏曰速召也　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　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　孔氏曰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記天子呼諸侯之義

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　鄭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也　朱氏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　毛氏曰微無也　朱氏曰顧念也於嘆辭　毛氏曰粲鮮明貌　孔氏曰粲然埽洒其室庭陳飲食之饋　毛氏曰天子八簋　孔氏曰簋盛黍稷之器也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　長樂劉氏曰八簋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　孔氏曰肥牡肥羜之牡者　毛氏曰

咎過也　李氏曰上章既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湑𦙍許許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来諗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閒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召朋友而宴樂之　朱氏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句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范氏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

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 程氏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 李氏曰人之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責已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 董氏曰說文引詩作伐木所所言伐木聲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以愆起虔反有酒湑思叙反我無酒酤音沽我坎坎鼓我蹲七旬反蹲舞我迨音待我暇矣飲此湑矣

阪解見東門之墠 蘇氏曰衍多也 鄭氏曰踐陳列貌 朱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 范氏曰先諸舅以及兄弟尊卑

之等也無遠皆在也　毛氏曰餱食也　孔氏曰民之失德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　毛氏曰湑莤所六反之也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　米氏曰湑亦釃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鄭氏曰酤買也前漢食貨志羲和魯匡曰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承平之世酒酤和旨周衰酒酤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　李氏曰坎坎鼓聲也　毛氏曰蹲蹲舞貌　鄭氏曰迨及也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　程氏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疏遠民之

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至乾餱不相反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故有酒則我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爲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 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責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 朱氏曰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餱之薄物而至於有愆耳故我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毛氏六章章六句劉氏云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

章首輒言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今從劉氏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戶嫁反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鄭氏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以答其歌　蘇氏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宴也皆用之歟　程氏曰思患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臣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祜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

歐陽氏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受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其愛上深至如此爾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必以反)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治慮反)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保安也 朱氏曰爾指君也 毛氏曰固堅

俾使也 鄭氏曰單盡也 程氏曰俾爾盡厚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進之義 又曰除有消去之義所稟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間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常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 朱氏曰除除舊而生新 毛氏曰庶衆也 程氏曰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 朱氏曰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至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朱氏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　聞人氏曰戩與翦同　毛氏曰罄盡也　鄭氏曰降下也遐遠也天予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　歐陽氏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禄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懇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　朱氏曰爾有以受天之禄矣而天又降爾以福言天

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王氏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歡心而不強以為者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　毛氏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董氏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曰陵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此則日進而不已也　脊音積　程氏曰此章言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盛

鄭氏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

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朱氏曰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

吉蠲古玄反為饎尺志反是用孝享許丈反禴餘若反祠嗣[illegible]反烝

之承反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居良反

毛氏曰吉善蠲絜也王氏曰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絜饎酒

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王氏曰禴於文

武從勺　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祠之言食礿新菜可礿嘗嘗新穀烝進

品物也　孔氏曰若以四時當云祠礿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宗廟之祭春

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礿

禘又為大祭易曰不如西鄰之礿祭鄭注為夏祭之

名則文王時已改

鄭氏曰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朱氏曰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史記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盩直留反

朱氏曰先王太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與孔氏曰用之所追大王以下大王之前皆為先公

毛氏曰君先君也朱氏曰君謂先公先王也

朱氏曰卜猶期也毛氏曰卜予也

孔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

鄭氏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謂將祭祀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尸嘏主人傳神

辭也孔氏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歐陽氏曰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　董氏曰周官蜡氏注曰蠲如吉圭惟饎之圭儀禮饗辭作圭為則是圭字作蠲音韓詩作吉圭釋文曰蠲舊音圭潔也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音遍為爾德

毛氏曰弔至也　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

矣孔氏曰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 毛氏曰詒遺也 程氏曰質實也 朱氏曰言其質實無為日用飲食而已王氏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 鄭氏曰黎衆也 李氏曰百姓庶民也又曰百姓自古有二書言平章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為民不當以為百官族姓也 鄭氏曰羣衆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朱氏曰徧為爾德者言助爾為德也 范氏曰君所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為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

如月之恒古恒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恒弦也孔氏曰集本定本絙字作恒　釋文曰本亦作縆同古鄧反沈古恒反弦也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　孔氏曰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体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騫虧也程氏曰如松栢之茂盛

無不承其庇廕長樂劉氏曰覆於萬物而不彫如松栢之茂而罔不承其庇也朱氏曰承奉也　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為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音微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古門反夷之患北有玁音險狁音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子亮反率所類反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還杕大計反杜以勤歸也鄭氏曰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　孔氏曰此與

出車五言獫狁惟一云西戎獫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獫狁故戒敕戍役以獫狁為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與勤還與歸但變文耳出車序云勞還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　蘇氏曰采薇出車杕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為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狁　程氏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敘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　朱氏曰文王既受命為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薇解見草蟲　鄭氏曰作生也長樂劉氏曰作謂芽初出土　朱氏曰莫晚也靡無也　王氏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為室女不得以家為家　毛氏曰玁狁北狄也鄭氏曰北狄今匈奴也　朱氏曰遑暇啓跪也　朱氏曰此設為戍役者之言也　程氏曰采薇采薇　薇為遣戍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莫也王氏曰戍者自計歸期則歲暮矣　舍其室家而不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有敵愾之心矣朱氏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

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氏曰薇始長而柔　鄭氏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也　毛氏曰聘問也　李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　范氏曰自作以至於柔未久也已念歸而憂　蘇氏曰内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飢渴之所困

亦甚病矣　朱氏曰雖憂之深然戍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反我行不來

程氏曰薇壯而剛　鄭氏曰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孔氏曰爾雅釋文云十月爲陽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君子愛陽而惡陰其實陰陽恒有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　毛氏曰疚病也　鄭氏曰來

猶反也據家曰来　王氏曰陽止者亦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　程氏曰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盬也故啟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長樂劉氏曰何以憂而至於病哉以我此行或死於戰陣而不復来也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於報國視死而不敢顧其親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　王氏曰路戎路也

鄭氏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僑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　毛氏曰業業然壯也捷勝也　孔氏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車飾之盛也　朱氏曰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　程氏曰君子揔强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　王氏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董氏曰爾此言憂勤之至而冀其功之速成也

雅注說文皆作藹藹華盛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毛氏曰騤騤彊也（說文曰騤馬行威儀也）程氏曰依依止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腓足肚也）言君子所處小人從而動也（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為禦侮也小人則腓之以為進退也董氏曰按字書腓腔腨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隨物以動也）毛氏曰翼翼閑也（孔氏曰閑閑習也程氏曰行列整治之狀）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

紒音計也鄭氏曰弓反末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孔氏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繁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繁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硝之名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爲弓反末也紒與結義同綴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佩觿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魚服魚皮也鄭氏曰服矢服也陸氏草木疏曰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其皮雖乾燥爲弓鞬矢服過海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鄭氏曰日戒日相警戒也孔甚棘急也陳氏曰師乘輯睦又能備戒以防患君子所

依小人所腓則帥衆之相依也可知矣　朱氏曰言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程氏曰整鍊其車甲修嚴其器械曰為戒備玁狁之事甚急故也器械弨服是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方菲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　朱氏曰此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勤勞之甚也　董氏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冬之末

也　程氏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則見歸思之切　范氏曰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飢渴莫知我哀言民之不得其所而無告也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之使人則牛羊而已矣　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劉氏曰一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憫其勞古者戍役再朞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力報反還音旋率所類反也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王氏曰遣戍役同詩者出時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勞還役異詩者入而振旅則分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

程氏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帥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目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毛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王氏曰古者兵隱於民而馬則牧于野兵車之出則以車而就牧地也李氏曰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氏蓋本荀子之說然未必得詩人之意牧即郊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天子紂也董氏曰文王為西伯則既得專征矣諸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以王既命之專征也程氏曰謂我命我也毛氏曰僕夫御夫也鄭氏曰載裝載也棘急也歐陽氏曰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程氏曰王命之征赴市之

急不敢寧也　孔氏曰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蒲具反憂心悄悄七小反僕夫況瘁似醉反

丘氏曰將言建旄設旐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李氏曰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爾　毛氏曰龜蛇曰旐旄干旄鳥隼曰旟　孔氏曰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詩旐旟旂雜互陳之則君之諸帥有建之者矣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建旂或載旐或載旟也

楊氏曰曲禮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此師行之法也四方之星隨其方所為左右前後所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位離次矣　朱氏曰此章所謂旐者玄武也旟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

孔氏曰胡不何不也　毛氏曰旆旆旒垂貌　程氏曰旆旆垂委之狀　王氏曰未有事故不旆也

董氏曰禮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為戰也

鄭氏曰況茲也　程氏曰此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意瘁　鄭氏曰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

御夫則茲益憔悴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氏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朱氏曰南仲文王之臣此時大將也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朱氏曰今靈夏州西夏所據之地長樂劉氏曰往城于方者軍行而為畚築之具也范氏曰往城于方所守衛中國也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蘇氏曰彭彭壯盛也毛氏曰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王氏曰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飾其旂旐

朱氏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命

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　毛氏曰赫赫盛貌程氏曰赫赫德名顯盛襄除也　程氏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繫為先

一章言車徒始集於郊牧殷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南仲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語其衆曰我所以來此統衆者其命蓋自天子而下也使之裝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二章言方欲治兵之時衆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旐彼車建旄

各事整飭戎容既備肅然無譁為將者指其旗旌而言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覩之亦若旌旂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三章言既已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旐威靈氣熖赫然動人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

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軍禮雖無所攷以左傳聘禮攷之則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發命則張而旆之在道之時則斂而不旆將戰之時則張而旆之左傳平丘之會晉治兵于邾南革車四千乘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杜預曰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此治兵不旆將戰張旆之驗也聘禮使者載旜帥上介衆介以受命于朝還行斂旜及所聘之境張旜而誓使之旜猶軍之旂旐也使聽命於朝猶軍聽命於野也使載旜而受命猶軍張旆而聽命也使既行而斂旜猶軍在道而斂旆也使及所聘之境而張旜猶軍將戰而張旆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載塗王事多

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　李氏曰思語辭也　毛氏曰塗凍釋也孔氏曰雪落而釋為塗泥是春凍始釋也　簡書戒命也又曰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　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　朱氏曰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　孔氏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

見與今還時所遣以見其出之久　朱氏曰本其往時所始釋而来反　鄭氏曰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

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起居也　程氏曰豈無思

歸之心畏簡書不敢自遂

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来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来歸而在道時也

喓喓於遥反草蟲趯趯吐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勑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首兩句解見草蟲　鄭氏曰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長樂劉氏曰降者莫不放下其心以自安也　程氏曰此章復言兵出而

衆和為一方所傒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鄭氏曰近西戎之國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皆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　朱氏曰豈既卻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

薄語辭也喓喓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

卉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采蘩祁祁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毛氏曰卉草也　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鳴采蘩之人祁祁然衆多　程氏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徒衆也　毛氏曰夷平也　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美哉朱氏曰此章言其振旅而凱還之時也

鄭

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力報反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華板反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因其所感而興也杕杜解見唐風　毛氏曰睆實貌　鄭氏曰嗣續也十月為陽遑暇也　朱

氏曰軍事在外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　呂氏曰杕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　李氏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　范氏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役唯居者之憂為甚　鄭氏曰婦人思望憂傷征夫如今已閒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丘氏曰萋萋新榮　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　呂氏曰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暮矣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反)車幝幝(尺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征夫不遠

呂氏曰杞之可食春莫矣　孔氏曰伐檀云伐輪伐輻是檀可以為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　毛氏曰幝幝敝貌痯痯罷貌　李氏曰陟彼北山言采其

杞猶草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采其薇皆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它義也　朱氏曰憂我父母詒我父母之憂也吕氏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

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范氏曰檀車幝幝四牡痯痯若閒其將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居又反　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氏曰載裝載也疚病也　毛氏曰逝往也　長樂

劉氏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以逝　毛氏曰恤憂也
鄭氏曰偕俱會合也　毛氏曰邇近也　王氏曰
庶幾其歸且至不遠矣既而匪載匪来所以憂心孔
疚也　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
朱氏曰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矣
王氏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
近矣朱氏曰且卜且筮其繇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也與　范氏曰以卜
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為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

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李氏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亦何以異於采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然鴇羽采緑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力馳反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氏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

魚麗于罶音柳鱨音常鯊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孔氏曰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為罶也然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鱨揚也陸璣草木疏曰鱨一名黄揚今黄頰魚是也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黄有力解飛者鯊鮀也孔氏曰郭璞云今吹沙也陸璣草木疏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太平而後微

物衆多程氏曰罶魚筍之易作者麗
於罶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古者不風不暴
不行火孔氏曰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
謂氣寒其風疾即北風也自十月始草木不
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孔氏曰草木黃落斤斧乃入
山林也霜動風暴枝折葉隕
謂之折芟蓋葉落
而肅似芟之也豺祭獸然後殺孔氏曰豺殺獸聚
而祭其先然後可
田獵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
禽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獺祭魚然後漁孔氏曰
獺聚其
魚以祭先然後可捕
魚月令孟春獺祭魚鷹隼擊然後罻音畏羅設孔氏曰
夏小正
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
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
屬鷹隼擊者罻捕鳥網細密者
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是以天子不合圍諸

庶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孔氏曰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匝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麛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孔氏曰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罟目不得小使小魚不得過亦為盡物也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朱氏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愷悌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為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叢脞已甚矣豈所恃以為治者哉蘇氏曰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繁植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為醴以

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　朱氏曰舊說君子有酒旨為句且多為句非是當以有酒為句旨且多為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留酒黨多亦隔句協韻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氏曰鱧鮦也　孔氏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徧檢諸本或作鱧鱓或作鱧鯇定本鱧鮦鮦與鱓音同

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氏曰鰋鮎（乃兼反）也（孔氏曰釋魚有鰋鮎孫炎以為鰋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為鰋鮎鱧鯛四者各為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氏曰偕齊也旨則患其不齊

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産或不如水産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而及時也 王氏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類是也　呂氏曰物常有而不之則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　蘇氏曰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内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四句三章二句

鹿鳴之什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八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周元梓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八

宋　呂祖謙　撰

南陔之什

南陔古哀反孝子相戒以養餘尚反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炅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此序故也　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雖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鄭氏曰鄉飲酒燕禮皆曰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故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

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　蘇氏曰毛公推改什首子以為非古於是復為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曰南陔次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南有嘉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由儀與鄉

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間歌之次正與六月之序同以孔氏之說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從由儀耳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釐正之董氏以為笙入者有聲而無詩朱氏曰意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其說不為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

歌乎

南有嘉魚樂（音洛）與賢也大（音泰）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文王大統未集武王繼伐方改定制度至成王然後治定功成傳曰太平治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　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踈棄不肖者漸致狎昵閒有勉强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然罩罩（張敎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音洛協句五教反　朱氏曰樂協韻去聲其義則與音洛者同）

宋氏曰興也孔氏曰毛傳於三章曰興也傳文略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毛氏曰江漢之間魚所産也孔氏曰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　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釋文曰烝王肅云衆也朱氏曰烝然發語辭也毛氏曰罩籗也孔氏曰釋器云籗謂之罩李巡曰籗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助角反也范氏曰罩罩取之不已也丘氏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　王氏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宴以

樂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　董氏曰別本作烝然

說文亦作蒸字

嘉魚羣然入於網罩之又罩𦊨之不竭興得賢之

多也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

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賔式燕以

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賔式燕以衎苦且反

毛氏曰汕樔(側交反)也　鄭氏曰樔者今之樔罟也孔氏曰釋器樔謂之汕李巡云汕以薄汕魚也衎樂也　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龍之如罩下橑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　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

南有樛(居虯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樛木解見周南　毛氏曰纍蔓也　陳氏曰瓠蔓生董氏曰瓠以得所附而纍之　鄭氏曰綏安也

瓠有甘有苦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以興君瓠之甘者以興賢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

翩翩者鵻音佳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鵻觧見四牡　李氏曰賢者羣然如鵻之來集也孔氏曰思皆為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來思之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字恊韻為思慮之思本字恊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恊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草木疏曰夫須莎草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萊草也陸璣草木疏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

丘氏曰只

辭也　孔氏曰無期無期竟也　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李氏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君必一一為說則拘矣　范氏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為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陳氏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宣其氣勿羸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矣

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嘆之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_{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

音不已

陸氏草木疏曰杞其樹如樗一名狗骨　鄭氏曰已

止也不止者言數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樗杻檍也　鄭氏曰遐遠也　朱氏曰遐何通

毛氏曰眉壽秀眉也　鄭氏曰茂盛也　程氏曰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氏曰枸枳枸　孔氏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云枸

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　栜鼠

梓孔氏曰郭璞云楸屬也陸璣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　黃

黃髮也孔氏曰老人髮白復黃也　耇老也孔氏曰面凍梨色如浮垢　炎云耇　艾養

保安也

南山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鄭氏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

海咸建五長　李氏曰澤及四海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必以為四夷之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息叙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　孔氏曰蕭郭璞云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香物也　湑湑然蕭上露貌　鄭氏曰既見君子者言朝見於天子也　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　鄭氏曰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　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

天子也其心無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　張氏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毛氏曰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爽差也　鄭氏曰為龍為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已也　邱氏曰見天子之德無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於心也

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苟有心於其間豈能無偏黨差忒哉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開在反弟音悌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毛氏曰泥泥霑濡也　鄭氏曰孔甚也　孔氏曰燕燕諸侯也　毛氏曰豈樂弟易也　蘇氏曰兄弟同姓諸侯也　李氏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善之德壽

而且樂也

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乎亦為同姓諸侯善頌之辭以見其疎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全反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勑弓反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孔氏曰郭璞云轡靶也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為之故曰鞗革冲冲垂飾貌後漢志注曰于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為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毛氏曰在鑣曰鸞孔氏曰四驖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當在鑣矣鄭氏曰攸所也王氏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鞗革和鸞矣上下相遇

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脩革金厄三章曰其贈

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直減反露天子燕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鄭氏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

也孔氏曰安閑也蘇氏曰久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孔氏曰伏生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諸侯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外霤遂出

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舉其燕私殷勤之意以

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　說文曰厭安也詩曰厭厭夜飲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邱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　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　鄭氏曰考成也　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　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孔氏曰顯允明信也　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　鄭氏曰令善也　歐陽氏曰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氏曰忠順之心温克之容皆令德也

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然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椅解見定之方中　毛氏曰離離垂也程氏曰離離猶纍纍

歐陽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孔氏曰言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别引他物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九

宋 呂祖謙 撰

彤弓之什

彤徒冬反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注云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　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伯

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强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　東萊曰所謂專征者如寇盜入邊臣子簒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强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毛氏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氏曰彤赤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以緌霜露彤弓漆之色赤旅弓漆之色黑也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傳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其周禮之唐弓大弓乎夏官司弓矢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弓弧弓皆遠射强弓也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弓庾弓皆近射弱弓也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弓大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强弱則易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講德謂射禮也）弨弛（式氏反）貌（孔氏曰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

李氏曰言者語辭

也　王氏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　毛氏曰貺賜也　鄭氏曰朝早朝也孔氏曰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左傳曰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大飲賓曰饗孔氏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設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禮盛也　長樂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　蘇氏曰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　呂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酬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

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鐘皷大樂也饗盛禮也　朱氏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鐘皷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

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廹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音又

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櫜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敬也　毛氏曰右勸也孔氏曰謂設饗禮勸其功也　王氏曰尊而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鍾鼓既設一朝醻市由反之

毛氏曰櫜韜吐刀反也釋文曰弓衣也醻報也　王氏曰醻之者既獻矣又醻之也主既獻賓既酢則報施足矣於是有醻焉則所以為厚也鄭氏曰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既飲又酌賓謂之醻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樂音洛育材也君子能長張丈反育人

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鄭氏曰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人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朱氏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至以為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呂氏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内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　陳氏曰小雅二

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璣草木疏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斜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昌黎韓氏曰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太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昌黎韓氏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者天下美之之辭也　歐陽氏曰謂此君

子樂且而有威儀耳　鄭氏曰以禮儀見接養天下之賢材莫如致敬　范氏曰以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禮所以養天下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為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　鄭氏曰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　孔氏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百一十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十小貝一寸二分

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一十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錫我百朋得禄多也

王氏曰彼厚之以禄則士之才成矣樂其成吾才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為厚禄乎哉　范氏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芳劍反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氏曰楊木為舟　孔氏曰載則也　鄭氏曰休者休休然　朱氏曰載沈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見君子心休

休然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 變大雅說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　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皇甫謐曰宣王三十年王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行不可以限斷也 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昔儒

中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孔氏曰鄭氏詩譜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若如鄭言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王肅王甫謐以為四篇正刺幽王孫毓曰毛公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為幽王　蘇氏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故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甫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為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興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

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長樂劉氏曰四海廣遠耳目之所不能及非有忠信司其見聞其可哉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禄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王氏曰采薇之師不得已而後起序其情而閔其勞所謂說以使民犯難者也征伐之義如斯而已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王氏曰征伐之功力在將帥而已而將帥之所恃者師衆也

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戶雅反)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邊塞交侵中國微矣(孔氏曰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厲王小雅盡廢致四塞交侵　張氏曰小雅盡廢未必皆厲王之罪固亦有漸　朱氏曰成康既沒文武之)

政侵尋弛壞至於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鐘鼓管絃之聲未廢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敕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玁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長樂劉氏曰六月建巳之月也　蘇氏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　毛氏曰棲棲簡閱貌　鄭氏曰戎車其等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萃猶

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乘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 孔氏曰

飭齊正也 長樂劉氏曰戎車既飭者謂甸出乘車必簡閱其車甲牛馬士卒干戈以為精强也

王氏曰騤騤者馬之强而有節也 鄭氏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 孔氏曰所乘四馬皆强壯乃載是常伐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以淺赤韋為弁又以為衣白素裳白舄也

朱氏曰孔甚也 毛氏曰熾盛也 鄭氏曰于曰也 董氏曰爾雅以于為曰則王于者謂王曰

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豈王自征而又佐天子乎 李氏曰按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為曰與此正同 匡正也記六月者當夏出兵明其急也 李氏曰司馬法云冬夏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師以玁狁侵伐不得已也 王曰令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封畿 孔氏曰言王國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毗志反 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 毛氏曰物毛物也 孔氏曰夏官校人云凡大

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 蘇氏曰既比其物而又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

四驪言馬有餘也 孔氏曰戎車齊比尚强不敢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駵是中騧驪是驂是也 長樂劉氏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教閑有素也 鄭氏曰服戎服也

毛氏曰師行三十里 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二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

在天駟戊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　鄭氏曰王曰

令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　王氏曰比物四

驪閑之維則者既言駟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

閑之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

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　朱氏曰

是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遂行不徐不疾

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

度也　長樂劉氏曰所以出征者以佐天子鎮撫四

塞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玉容反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氏曰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 蘇氏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

朱氏曰共與供同 鄭氏曰服事也 呂氏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 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反以先啓行戶郎反

鄭氏曰茹度也整齊也　蘇氏曰整居言無憚也

毛氏曰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為西北矣　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孔氏曰鎬王肅以為鎬京王基駮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也長安洛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

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　前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

涇陽涇水之北　孔氏曰水北曰陽

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

毛氏曰鳥章錯革鳥為章也　孔氏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隼是也猶言鳥章者百官建旟舉百官所以統其餘也

白旆繼旐者央央鮮明貌　孔氏曰旆繼旐垂之云白旆繼旐者旆與旆古今字也此旗旐而言旐者散則通名。。鄭氏曰織徽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　孔氏曰徽織者自王以下其制如所建旌旃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為緣各畫其章又絳為旒書名于末為徽織以著于衣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

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者絳衣皆其舊象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亾則以緇長半幅鎮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兵凶事若有死者交以相別也死之銘旌即生之徽織

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孔氏曰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

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

史記三王世家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注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

長

樂劉氏曰言玁狁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焦穫又侵于鎬并進于方未已也遂至於涇陽觀其賊鋒可謂孔急矣安得不飭勵我師以攘斥之乎　朱氏曰是以建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藏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釋文旆作茷曰本又作旆　東萊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之類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爾詩之所指乃所建之旂鄭氏所箋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以其古之軍制故附見焉

戎車既安如輕（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朱氏曰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後漢書馬援疏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為人無所輕重也）　鄭氏曰佶壯健之貌　朱氏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陽曲　毛氏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也　鄭氏曰此時大將也　毛氏曰憲法也　孔氏曰戎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四牡

既壯健矣且復閑習范氏曰凡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五章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毛氏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呂氏曰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境而不窮追也前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䖟之螫敺之而已王氏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為法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於𦵔反御諸

友炰(白交反)鼈(卑滅反)膾(古外反)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氏曰祉福也御進也　范氏曰諸友王之諸臣也王以羣臣為友　毛氏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　鄭氏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故飲之酒　孔氏曰進諸友與俱飲以盡其歡　鄭氏曰炰鼈膾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

孔氏曰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　陳氏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孝友之賢者曰張仲以顯孝友之臣處內　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苟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　王氏曰吉甫為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

東萊曰酒誥曰矧大史友内史友君固閱何暇議勝敗哉以臣爲友也葢其親近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孔氏曰上言伐此云征便辭爾無義例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茀音弗魚服鉤膺鞗革

毛氏曰興也　程氏曰薄言發語辭　毛氏曰芑菜

也陸璣草木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　朱氏曰此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孔氏曰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

方叔鄉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也　鄭氏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長樂劉氏曰其車三千則為甲士九千步卒二十萬六千　蘇氏曰其車三千以荆蠻强盛不得不爾耶朱氏曰其車三千孔氏以為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豈必實有此數哉

程

氏曰師干猶今云兵甲也長樂劉氏曰師衆也干楯也言楯則戈矛弧矢在其中試肄習也　鄭氏曰率者率其戎車士卒而行也

孔氏曰方叔自乘其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朱氏曰翼翼順序貌　鄭氏曰奭赤貌　蘇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孔氏曰瞻彼洛矣靺韐有奭彼茅蒐染為奭故知赤貌也　孔氏曰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為之蔽飾魚服解見采薇　鄭氏曰鉤膺樊纓也孔氏曰巾車五路惟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頷之飾也在馬膺之飾惟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鞗革解見

蓼蕭　程氏曰采芑于新田菑畝皆地力方盛處

毛氏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鄭氏曰士軍士也

張氏曰采芑新田言豈徒治田習陣法也　呂氏曰因治田而講武事古之法皆然如六月云我服既成于三十里與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之義同畎澮溝洫之法即行伍營陣也

呂氏曰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　釋文涖作莅曰本又作

涖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

旂央央方叔率止約軝(祈支反)錯衡八鸞瑲瑲(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瑲葱珩(音衡)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 鄭氏曰交龍為旂龜蛇為旐 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旐縣鄙所建也九旂之物太常王所建旞旌象輅木輅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為上旐為下此言上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 毛氏曰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 孔氏曰說文云軝長轂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 錯衡文衡也 孔氏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 孔氏曰四馬八鸞 朱氏曰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 毛氏曰

瑲瑲聲也　朱氏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　長樂劉氏曰方叔出率則王命加等　毛氏曰朱芾黃朱芾也　孔氏曰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　皇猶煌煌也瑲瑲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珩　李氏曰蔥珩乃蒼玉之珩也　朱氏曰蔥如蔥之色　孔氏曰玉藻云三命赤韍蔥珩三命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　程氏曰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　長樂劉氏曰始行之時具命服與其芾佩所以示衆也　劉氏曰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子見夫乞人乎呼號偃仆乎康莊之間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存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奉之耳父母之仇不共天下兄弟之仇

不與共國非虛加之也然後稱于人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視民如弟者民報之如兄無所仇云爾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兄已均其苦然後為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狥之以愛濟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也詩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瑲瑲道上不失其度下不失其節也駕彼四壯四壯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為己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　釋文有瑲作有創曰本又作瑲

鴥惟必反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反

孔氏曰鴥鴥然而集也　陸氏草木疏曰隼鷂屬也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　毛氏曰戾至也　鄭氏曰爰於也三稱其車三千者重師也　毛氏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伐擊也　鄭氏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　孔氏曰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鈴即周禮之鐃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　董氏曰周官田鳴鐃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鐃二物也但司馬有錞鐃鐸而不

言鉦鼓前世疑之崔靈恩集注謂鉦人伐鼓則勇於進也今詩謂陳師鞠旅則未戰矣安得鉦人為擊鼓使進哉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毛氏曰鞠告也

鄭氏曰陳師告旅亦互言之

孔氏曰顯允明信也

毛氏曰淵淵鼓聲也

鄭氏曰謂戰時進士衆也王氏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矣

入曰振旅復長幼也

孔氏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戰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陣用治兵禮戰止至還進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釋文云出為治兵尚成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長尊出入先後不同而去禮一者坐作歸退如一也

鄭

氏曰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董氏曰闐闐其衆行聲也

程氏曰此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趨舍有節言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興兵雖强用之有節而不過也其伐鼓也淵淵乎和不暴怒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又曰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董氏曰集注作伐鼓鼘鼘說文引字同此闐闐說文引詩作振旅嗔嗔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尺允反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

止執訊音信獲醜戎車嘽嘽吐再反嘽嘽焞焞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毛氏曰蠢動也孔氏曰釋詁文也釋訓云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為惡不遜也　程氏曰蠢動而無知之義蠢荊州之蠻也王氏曰經或言蠻或言荊楚春秋之初曰荊而已後乃曰楚　朱氏曰大邦猶言中國也　毛氏曰元大也李氏曰毛氏謂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如此說但方叔為一時大老耳　鄭氏曰猶謀也執訊獲醜解見出車　毛氏曰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爾雅曰疾雷為霆郭璞曰雷之急疾者謂霹靂　程氏曰

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為讎方叔克壯其猷朱氏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霆如雷　朱氏曰方叔蓋嘗與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前漢書劉歆廟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如羊反夷狄復文武之竟音境土脩車馬備器械戶戒反復扶又反會諸侯於

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苟政事之不脩而囂囂然務以外攘夷狄為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為亂亾之資也此詩所賦自脩車馬備器械以下其脩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　李氏曰成王有岐陽之蒐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毛氏曰攻堅也程氏曰攻謂堅治　董氏曰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其良故曰攻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孔氏曰齊其毫毛尚純色戎事齊力孔氏曰齊其馬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孔氏曰齊其馬足尚疾也龐

龐充實也董氏曰按字書訓釋說文竝以龐為高屋盖馬之高大也東洛邑也

呂氏曰言備車馬以如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孔氏曰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程氏曰阜謂肥壯

毛氏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孔氏曰大芟殺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殺圍之處或舍其中孔氏曰未田之前誓士戒衆在其閒止舍也褐纒旃以為門孔氏曰其防設周衛而立門以然毛褐布纒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其門盖南開竝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裘纒質以為埶孔氏曰以裘纒椹質以為門中之闑闑車

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也名枕魚列反閒容握孔氏曰門之廣狹兩地相去旃竿之閒各容一握積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于軸八寸也驅而入孔氏曰馳走而入門不得徐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言叙和出此言驅自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者也之中將以教戰也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苗出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繫則不得入孔氏曰其軸頭繫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孔氏曰以天子六軍乎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然後焚而射焉孔氏曰教戰既畢士卒出門乃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此防草而射之焚所芟之草也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發孔氏曰發矢射之也天

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孔氏曰舉綏為表因獻其禽於下也故戰不出頃孔氏曰戰場有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防孔氏曰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孔氏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

孔氏曰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後漢書注曰韓詩云東有圃草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愽也有愽大之茂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設旄搏音愽獸于敖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朱氏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也夏獵曰苗孔氏

曰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總名　長樂劉氏曰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

行草木間事教茇舍亦然　張氏曰蒐苗獮狩便習軍

為有聲也　孔氏曰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囂囂之聲故知唯數者為有聲　朱氏曰選數也囂囂

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　孔

氏曰建立旐於車而設牛尾於旐之首　鄭氏曰敖

鄭地今近滎陽　孔氏曰此章言選車徒備器械搏

獸于敖謂當往搏取禽獸於敖地未實行也　東萊

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閒士季設七覆于敖

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音昔會同有繹音亦

朱氏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　毛氏曰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　鄭氏曰金舄黃朱色也　孔氏曰加金為舄故謂之金舄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達屨者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者

莫之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舄通名　王氏曰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涖其臣度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有繹則赤芾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朱氏曰繹陳列聯屬之貌毛氏曰繹陳也　王氏曰繹者言其屬連而不絶若繹絲然也孔氏曰復會諸侯於東都此章是也　毛氏曰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會也　長樂劉氏曰赤芾金舄者服其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絶也

決拾既次音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毛氏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氏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周禮繕人注云決天子用象骨拾韝扞也著左臂裹以韋為之　長樂劉氏曰決謂護大指以鉤弦者也拾謂護左臂以利弦也　鄭氏曰次謂以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强弱與矢輕重相得　孔氏曰此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總名　毛氏曰柴積也鄭氏曰謂積禽也　孔氏曰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强弱相得而調適矣

毛氏曰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　朱氏曰使諸侯之

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　說文曰𢧵積也詩曰助我舉𢧵　東萊曰此章以下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黄既駕兩驂不倚於寄反不失其馳舍音捨矢如破

孔氏曰四黄之馬　程氏曰不猗不偏倚也王氏曰猗不正也　朱氏曰馳馳驅之法也長樂劉氏曰謂能應五御之法也　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直追反破物也　王氏曰向曰四牡則既言力之强今曰四黄則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言車

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　孟子曰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蘇氏曰不善射者為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中使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為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茅反不盈

朱氏曰徒步卒也孔氏曰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輦人挽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

庖君之庖　毛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　孔氏曰大

也孔氏曰言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讙譁者　朱氏曰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　張氏曰三十二里萬夫之地亦軍行之法故曰居谷滿谷居山滿山每方百步一人故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遇則當之者聚而攻之守之一車止則七十五人聚二車以上即依此　董氏曰徒御不驚則號令有素矣王氏曰武久不講士氣惰怯則有事而善驚故於是言徒御不驚　朱氏曰大庖不盈言擇取而用之有度不極欲也張氏曰大庖不盈者其餘雖多而無餘蓋由均及於衆而有法爾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　此言畢事而須禽也　毛氏曰一曰乾豆孔氏曰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　二曰賓客孔氏曰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

也三曰充君之庖孔氏曰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故自左膘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腢中心死疾鮮潔也射右耳本次之孔氏曰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髀釋文曰方尒反謂股外達于右䯚餘繞反為下殺孔氏曰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䯚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面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氏曰面傷謂當面射之踐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意不成禽不獻孔氏曰惡其害幼小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

辭讓恥不以勇力恥孔氏曰以大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恥言向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恥用辭讓也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氏曰允信展誠也　孔氏曰君子宣王也　程氏曰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氏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聲言至肅也　朱氏曰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序其事既畢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程氏曰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丁老反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鄭氏曰戊剛日也

長樂劉氏曰田之前二日也

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

毛氏曰伯馬祖也

孔氏曰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也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

房也孫炎云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蘇氏曰孔阜甚盛大也大阜大陵阜也　劉氏曰醜衆也從禽獸之羣衆也　毛氏曰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　董氏曰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獸之衆蓋曰可以田矣

釋文禱作禂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於尤反鹿麌麌五矩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孔氏曰庚午亦剛日也　毛氏曰外事以剛日差擇

也　鄭氏曰同猶聚也　吳氏曰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皆水名　蘇氏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氏曰書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即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洛汭非河南之洛也　毛氏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　孔氏曰漆沮鹿所生也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孔氏曰以驅逆之衆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　程氏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言羣下盡力奉上　說文麌作噳曰麌鹿羣口相聚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表嬌反俟俟音士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毛氏曰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　蘇氏曰燕樂也　孔氏曰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為羣或二三為友　朱氏曰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說文引詩曰伾伾俟俟　董氏曰韓詩作駓駓騃騃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反）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於計反）此大兕（子妍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豝解見騶虞　毛氏曰殪一發而死　朱氏曰兕野牛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　毛氏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　孔氏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每曰饗醴命之宥舉醴言之也周官五齊二曰醴盎注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矣　李氏曰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　毛氏曰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　孔氏曰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

鄭氏曰以所獲為俎實酌而飲羣臣也　程氏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道宣王接下之誠意也　東萊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反來力代

反還定安集之至於鰥寡無不得其所焉王氏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鴻鴈于飛肅肅所六反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勞于野爰及矜棘冰反人哀此鰥寡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氏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肅肅羽聲也　歐陽氏曰之子使臣也　朱氏曰征行也　毛氏曰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蘇氏曰矜人人之可憐者也　毛氏曰老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皆可憐者　蘇氏曰厲王之後人民

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　長樂劉氏曰宣王憂勤於上則使者劬勞於野不敢遑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為急務也　東萊曰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為至故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既安集萬民然後及之則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則

劬勞其究九又反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　孔氏曰垣墻也　毛氏曰一丈爲板五板爲堵鄭氏曰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

朱氏曰究終也　鄭氏曰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於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

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墻垣而安處之鄭氏曰徵民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　鄭氏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

孔氏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雁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毛氏曰宣示也　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曰哀鳴嗸嗸我所以勤而勞來之也　王氏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為劬勞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奄為宣驕也　又曰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哀之甚切不爾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哲者所懷有同於我是以知吾之劬勞愚者謂我

宣驕而姑息於民而已　蘇氏曰興廢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為宣驕耳　東萊曰此非以不知為愠蓋深嘆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與

鴻雁三章章六句

庭燎力召反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金反　之　董氏曰傳曰百官官箴王闕此詩其同烜之屬所為乎

程氏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鋭者

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陳氏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然後能有常而不變孔氏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衰失之漸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孔氏曰其語辭　勃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

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孔氏曰毛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屈之限言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為旦故王肅曰央旦未旦夜半是也毛氏曰庭燎大燭也孔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蕡燭庭燎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釋文曰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晣晣則其衰也煇則其

光散矣　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　蘇氏曰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光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刈庭燎晣晣之世反　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王氏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為盡意　朱氏曰晣晣小明也　毛氏曰噦噦徐行

有節也朱氏曰噦噦近而聞其徐行有節之聲也　說文曰鉞車鑾聲也從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徐鉉曰今俗作噦以鉞作斧戉之戉非是呼會切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煇音暉君子至止言觀其旂音祈

朱氏曰鄉晨近曉也有煇天明而光散也　鄭氏曰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東萊曰宣王將朝而屢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

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緜善反水規宣王也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孔氏曰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匝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　沔彼流水朝直遥反宗于海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尹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　孔氏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　鄭氏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隼鷂見采芑

鄭氏曰載則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異姓之諸侯

孔氏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天子　歐陽氏曰駝

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

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　東萊曰諸侯之於天子

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隼載飛載止去

來不常者其必有所以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固皆

願安寧莫肯念亂況誰無父母豈不顧惜乎然則其

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

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井亦反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彌弭民反忘音亡

鄭氏曰湯湯波流盛貌　毛氏曰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　孔氏曰念彼不循道之諸侯　李氏曰載起載行言其起居之不忘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皆作詩者憂之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訛僞也　毛氏曰懲止也　鄭氏曰隼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順法度者　李氏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言念彼不蹟則是不朝也如此言鴥彼飛隼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　范氏曰凡為此詩者以讒言其興也　東萊曰前章言諸侯之不服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者保持

之尤不可不力也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侯度如中陵之隼者夫豈易得民之訛言乃欲誣汚之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雖為諸侯相語之辭實則規宣王當屏絶讒慝使忠順者安意肆志而無所懼也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傅所作歟鶴鳴于九臯聲聞音問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音壇其下維蘀音托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七洛反

陸氏草木疏曰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　鄭氏曰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　范氏曰檀木之堅者也是美木也　呂氏曰落桑穢雜毛氏曰落蘀也　釋文曰錯厲石也說文錯作厝引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李氏曰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已意其詩最為難曉毛氏

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何樂於彼園之觀乎尚有樹檀而下其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石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東萊曰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今存其訓故以待知者毛氏最在衆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氏曰榖惡木也陸璣疏云荆楊人謂之榖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

又擣以為紙攻錯也　釋文曰穀說文云從木㱿聲非從禾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九